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5  
13



文庫 11  
D 295  
13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儒學四 補遺

熊禾 胡三省 馬端臨 上宋三臣 李簡 俞琰 熊良輔

董真卿 父鼎 張理 王天與 陳師凱 附王充耘 黃鎮成

朱公遷 趙沔 李廉 敖繼公 附倪淵 陳滯 丘葵倪士發

熊禾字去非世居建陽之鰲峯志求濂洛之學訪朱子門人輔氏從之游登宋咸淳進士授寧武州司戶叅軍宋亡隱居不仕築洪源書堂 一作雲谷書院 以教生徒四方來學者翕然歸之郡故有考亭書院成宗大德十一年有司更新之碎禾分教大小學於中禾為之記畧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道



010190563052

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孟氏歷叙道統之傳  
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  
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爲霸爲強者二千餘歲而  
所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  
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於  
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其  
世者寧獨無所感乎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矣建考亭視魯  
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  
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蓋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  
學也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有健  
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  
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傳義及通

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其文辭而體  
用之學會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得謂之體其全而用其大  
者乎公之語學者雖非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者何足以窺  
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  
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  
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  
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旣無  
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蒙至治之澤乎  
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經理人道  
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機已失之矣當今治字一統立胄學  
興文教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升之一機乎邵

氏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統倡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逮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下其不自茲始乎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非可以淺言已也夫子之六經不得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詘於當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後世者天也其推尊考亭兼以私淑自命如此嘗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神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先是學宮由唐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廟堂上宋初以顏孟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後升曾子子思與顏孟爲四配皆東坐西向而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子思之父鯉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居父上時人以爲非禮禾謂宜別設一室以

晉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

秋二祀當先聖酌獻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禮有祀先賢于東序及祭鄉先生于社之文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若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稱首正使列侍聖門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闢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舊志采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成秩無文其後都城建歷代帝王廟正以當時功臣配享及州郡縣學立啓聖及鄉賢名宦諸祠大約皆祖禾說晚年更創整峯書院于里中改名鉢字位幸以自晦著易講義書說四書小學集疏大學廣義標題詩選正宗等書或同稱爲勿軒先生仁宗皇慶元年卒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博學能文章尤篤於史學登宋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湖言輒不用及師潰聞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註及釋文辨誤百餘卷今行於世其音註序曰古者國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牒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畧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

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  
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  
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  
長之史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難以紀紀年  
而書事畧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畧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  
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  
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  
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  
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遺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  
部書以悉回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  
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  
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以鑑於往事有資治道賜名資治通鑑  
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  
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  
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辨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  
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已於  
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  
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豬俳諧之語  
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  
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  
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  
之萬世亡弊史可少與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  
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  
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

事不足以垂世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述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基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編閣舊史旁採小說抉幽隱會萃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訖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共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

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曆法之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章素篤史學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漢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革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焯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原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焯本大同小異公休於書局為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咻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乃大肆力於是書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白周訖五代略叙興亡大致以考異及所

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  
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因革損  
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外謬悉改正之別著辨誤十二卷  
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辨其當否臣瓚總諸  
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尚多種  
晉之割斷蓋眇訾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  
備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  
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  
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  
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取正或勉以北學於  
中國嗜有志焉然吾衰矣其釋文辨誤序曰通鑑釋文行世有  
史焯本有公休本史焯本馮時行爲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陵郡  
齋前無序後無跋直署公休官位姓名於卷首而已又有成都  
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版行通鑑於正文下附註多本之史焯  
間以已意附之世人以其有註遂謂之善本號龍爪通鑑要之  
海陵釋文龍爪註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焯者也譌謬相傳而  
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辨也  
今觀海陵所刊公休釋以烏桓爲烏元按宋欽宗諱桓靖康之  
時公休歿已久安得豫爲欽宗諱桓字邪又謂南北史無地理  
志是止見李延壽南北史不知外七史宋書魏書蕭齊書皆有  
志而隋書有五代志也溫公修通鑑公休爲檢閱文字官安得  
不見諸書邪海陵釋文費氏註雖譏史焯釋文爲差略至其詞  
處則無一字異費氏蜀中鬻書家固宜用焯釋刊行若公休在  
史焯前數十年焯書旣不言祖述公休而公休書乃如剽竊史



者又其書中多淺陋甚至不考通鑑上下本文而妄爲之說  
不得其句者有不得其字者辨誤悉已疏之於前讀者詳之  
其真僞可見矣又有通鑑前例者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司版本  
乃公休之孫倨所編亦言欲與音釋並行於世此吾先人所疑  
今人所依以爲信者考倨之所編溫公與范夢得論修書二帖  
則得之三衢學官劉道原十一帖則得之高文虎氏倨取以編  
於前例之後其網羅放失者僅如此蓋溫公之薨公休以喪卒  
通鑑之學其家幾無傳矣汴京破溫公之後曰朴者金故以其  
世敬之盡徙其家而北後莫知音問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  
汝家復能用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後之在江南者  
得倨乃公之從曾孫也使奉公祀倨欲昌其家學凡言書出於  
司馬公者必鈇梓行之而不審其爲時人傳會也容齋隨筆曰

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集有作中丞日輝王安石章尤可笑

溫公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季思爲  
妄人所誤不察耳季思倨字也以此證之則倨以音釋出於其  
先欲以所編前例與之並行亦爲妄人所誤也今時有寶應謝  
珏通鑑直音自燕版行而南又有廬陵郭中山直音又有閩本  
直音直音者最害後學未暇問其考據其書更不論四聲翻切  
各自以土音爲之音率語轉而失其正音亦有因土音而失其  
本至於大相遠者不特語轉而已今辨誤爲公休辨誣以公休  
本爲海陵本龍爪本爲費氏本先舉史炤之誤二本與之同者  
則分註其下口同然後辨其非而歸於是如直音之淺謬皆略  
而不錄云三省史失其傳不知卒於何時據其自序云德祐丙  
子浙東始騷避地越之新昌遭亂失其書按是年宋亡又云亂

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注以乙酉徹編蓋至元二十二年也

按汴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

一百九十七卷益平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注曰

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注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

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注曰陳元觀云大元于錦州置臨

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木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

卷建州下注曰陳元觀云大元建州領建平永新二縣屬大定府

路以宋無此地故書元云又按齊人伐燕史記云潞王通鑑

作立王史記却有源流溫公正惡孟于三省通鑑注亦不勝

馬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父廷鸞宋咸淳中官右丞相時休

寧曹湮精詣朱子學端臨從之游師承有自以廢補承事郎未

亡不仕著文獻通考自唐虞至南宋補杜佑通典之闕三十餘

年而成其自序曰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

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

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以述理亂興衰八書

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固

聖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

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

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

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

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

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

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

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

禮樂兵刑之制賦歛選舉之規以及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

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

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

貫通不能以盡同也

錯繇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氏之書爾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開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用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彙於稅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混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於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夫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叙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綴緝顧百罹熏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禮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人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可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

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  
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  
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  
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  
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末則續而成之曰經  
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  
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  
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  
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  
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  
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  
疑陪諸先儒之論辨而未常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以已  
意附其後焉命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  
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  
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  
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叙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  
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  
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窺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目  
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爾後之君子儻能斐然  
繁蕪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覆車之媿庶有志稽古  
者或可攷焉仁宗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壽衍尋訪有道之士至  
饒州路錄其書上進詔官爲鏤版以廣其傳仍令端臨親齋所  
著彙本赴路校勘英宗至治二年始竣工先是留夢炎爲吏部  
尚書與廷鸞在宋爲同相名致端臨欲用之以親老辭及廷鸞

卒稍起為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教授台州路三月引年歸終于家

冊曰勿軒理學淑自考亭曰胡曰馬研史窮經宋既不載元亦無徵煌煌大儒孰表德馨粵稽宋史有周三臣身雖遺逸名自嶙峋後先輝映以覺斯民

李簡字蒙齋信都人憲宗九年官泰安州通判著學易記九卷

其序曰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

甫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却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

及溫陵會獻之集大易粹言傳於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

之說不無去取歲壬寅予挈家遷東平時張中庸特立劉侯菴蕭

二先生與王仲履輩方聚諸家易解而節取之得願講席之末

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

取之間則亦不無少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

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先居萊蕪二載

當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已諸家之說未見也六

百日之間節取粹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

之夜以繼日脫有所得隨卽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

否比遷東平積謬說百餘條及得胡安定王荆公南軒晦庵誠

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淵所集三十家解

讀之謬說暗與前賢相合者十有三二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

凡無名氏者以兼采諸人之意合為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

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廁於其間者已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

少遂取向所集學易記重加去取而付諸梓獲譽獲謗皆由此

書他日必有能辨之者時中統建元庚申歲也

俞琰字玉吾叟吳郡人宋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著書自號林屋山人精於易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琰持論謂尙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常著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等書潛心三十餘年惜其書無存惟周易上下經說三卷象辭說一卷彖傳說爻傳說各二卷文言傳說一卷繫辭傳說二卷說卦說序卦說雜卦說各一卷合一十三卷各寇以序統名周易集說而以易圖纂要易外別傳附焉其序曰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曷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於象象本於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於畫詎可舍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舍畫而玩辭舍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无倡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尙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三百年間皆以虛无爲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无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尙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爲虛文尙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爲兩家義畫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歸於畫理

不外於象聖人之本旨於是乎大白焉琰幼承父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先生所未言者於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撫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至元貞丙申而後成凡四十卷因名周易集說云武宗至大二年門人王都中爲之刊行所居傍石澗學者稱爲石澗先生又有陰符經解傳世

熊良輔字任重別號梅邊江西南昌人舉仁宗延祐丁巳鄉貢早師同邑遙溪熊凱學易復得易傳於凱友進賢龔煥試禮部不第歸訓徒鄉塾研究易旨先是朱子本義一遵呂成公所訂古文爲主以六十四卦象爻之辭爲上下經而孔子所釋象象文言及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良輔所著仍舊本上下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錄統名曰周易本義集戒附錄其所採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與本義合者錄之卽不合而有得於經旨者亦備錄以相發末則折衷己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其序曰六經皆聖人垂訓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爲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事物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於無形粗及於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靜語默間無非易道之流行領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羲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槩以陽吉陰凶爲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爲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於是乎大備蓋象占固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爲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於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廣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

後儒析經附傳之餘學者支離蔓衍欲以明易而反以晦易至宋程子作易傳而義理之學始明然程子亦自謂某解易只說得七分朱子一以下筮爲說然後作易之本旨益著朱子嘗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是則程子之傳孔子之易也朱子之本義文王周公之易也惟本而論孔子之易卽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卽伏羲之易伏羲之易卽天地自然之易也雖其旨微有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要在善觀之耳良輔曩執經遙溪熊先生已知好易大德六年泉峯龔先生授徒泉山之麓良輔分教小學因得肆意於易取諸說而涵泳之乃卽已意採輯成篇以朱子本義爲主如語錄如程傳以及諸家之說與本義合者亦有與本義不合而似得其旨者備錄以相發名曰集疏其後間有鄙見一二

附焉重念義理無窮學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於是繕寫

成編凡一十三卷藏之以俟知者英宗至治二年鈔諸梓所著

又有風雅遺音小學入門等書

董真卿字季真江西鄱陽人父鼎字季亨幼嘗私淑勉齋黃幹得其端緒著尚書輯錄纂註六卷集諸儒說以備臨政之觀覽又疏孝經太義悉遵朱熹刊誤古文定爲經一章傳十四章行世學者稱爲深山先生真卿早承家學已受業雙湖胡一桂勿軒熊禾得易理奧傳文宗天曆初著周易會通一十四卷題曰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冠以凡例十條經傳歷代因革一卷而以朱子啓蒙五贊筮儀附錄纂註終焉其叙曰太極世而爲圖包犧氏則之以畫卦如根幹之有條枚橫豎方圓往來交互變通不窮而謂之易大之天地日月小之萬物萬事之象與理



莫不畢具文王周孔繫之以辭者名曰周易於是四聖之書與  
 天地並其書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儒傳註逮程朱子至矣盡  
 矣詎非宋易乎然文有古今之異義有理象之殊今易則自費  
 直鄭玄以孔子象象之傳附釋正經之末而參解文王周公象  
 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始於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舊古  
 易則自呂大防晁說之始復而未盡呂祖謙復分儀文周公上  
 下經六十四卦為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為傳十篇各自為卷  
 以合於古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二子之書並行於今萬世師  
 尊之無異辭但其經文體統傳義主張各有攸當不能合為一  
 書讀易者猶病焉大德八年從雙湖胡先生讀易於程朱子之  
 書沉潛玩繹有年未得其說而一之天台董楷益嘗會編於成  
 淳之世據王弼本分為高下字行以別四聖二賢之易已不能

盡行於繫辭諸篇至近歲始出不旋踵有廢其例者矣先師凡  
 兩著本義附錄纂疏程傳僅撮其要於諸儒之列而天台本則  
 未及見也愚因熟復朱子本義至繫辭上傳題下之註及從伯  
 父槃澗先生所錄師訓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目  
 分上繫下繫云者與本義語錄叶韻之說忽有得焉夫朱子之  
 所以宗晁呂者不過欲使學者分別四聖之易以求之古耳若  
 一切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必各自為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兼  
 竹簡刀象之煩而然若以孔子之傳附義文周公之經亦猶程  
 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之書爾固未見其不可也律以今易乾卦  
 義例其合傳之經則象象文言混而不分其附經之傳則卦象  
 象爻彖而無序今特標列而次第之於義文周公之經孔子之  
 傳初不相雜而相統有經可附者附之無經可附者則總附於

六十四卦之後亦豈非朱子之意而程子之傳可合而觀之矣  
苟如是讀之則周公之爻辭孔子之象彖文言與夫繫辭以後  
四篇莫不各有聲韻音律煥乎會通又何以爲讀易者之病哉  
愚於是以四聖之易各標經傳於其首以別之雖不分卷而先  
後之序已明程朱傳義夾註其下名曰集解而以程子朱子曰  
別之既不異書則理象之旨咸在繫辭以後程子無傳始以經  
說補之天台本程朱子皆有語錄今朱語則兼取先師所編采  
其精詳而有緒者各益其未備續於傳義之後名曰附錄而以  
程子朱子語別之諸家之說唯音訓以呂氏爲主悉附經文他  
可互相發明者全用先師纂疏各廣以聞見之所及翼於語錄  
之次名曰纂註而以某氏曰別之管窺一得之愚亦間附其末  
合而命之曰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此愚編集是書之

凡例綱目也嗚呼易大經也義文周孔大聖也程朱大賢也且  
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至包犧氏始作易由包犧至文  
王周公又不知幾年而後有卦爻之辭由文王周公至孔子五  
百餘年而後有十翼之辭由孔子至程朱子千五百餘年而後  
有傳義今距程朱子百有餘年去大賢之世若此其近也乃敢  
析合經傳集四聖二賢及歷代諸儒之說以備一書不避甚矣  
然使讀者開卷瞭焉於古易今易之所由分合先聖後聖之經  
傳所宜區別程子朱子之傳義各有攸當天地萬物萬事之象  
與理可一覽而得之其於學者心身家國天下之用未必無小  
補焉非止知易已也順帝元統二年其子僕刻以行世

張理字仲純江西清江人舉茂才異等歷仕泰寧教諭勉齋書  
山長終福建儒學副提舉著易象圖說三卷大易象數鉤深

圖三卷其序曰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為一一一一一奇偶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三以畫天三以畫地三以畫水三以畫火三以畫澤三以畫山風因於澤雷因於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一也圖之中☳者四象×古五行也陽數一三×參天也三謂陰數二四兩地也之兩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非九卦之位也書之縱衡十×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坎七離八合十×震七巽八合十×艮七兌八合十×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重十守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

×交十米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圓渾儀歷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唯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日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為立位而三極備叙之為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為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為六脉而神氣完表之為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為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為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為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叙德因體以原性因脉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

卦之體用備矣

已上八圖今附外篇

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

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

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著策以綜其數變

占以明其策分掛揲歸交重支變悉皆為圖以顯其象為說以

起雖其言不本於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

大意改而正之論而訂之是蓋深有望於同志焉後至正二

十四年貢師秦序其書傳世

而曰易先五經則象天地大無不包纖微畢備曰理曰占

道同旨異俞辨河圖張闢秘義厥體非隱其用甚費

王天與字立大別號梅浦江西吉安人初習舉子業諸生從

者甚眾後乃研精覃思著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

氏之說次收諸家傳注而一以晦庵朱子西山真氏為歸雖

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萃於中反復考證經十五年而

後成其心以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闕亦采摭其說其序曰愚少

讀尚書亦既有年追維百篇之義繇伏生傳二孔註疏暨數百

家解釋富矣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

蔡九峯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真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

為本書則兼取劉王蘓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

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

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竊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

庵而遂定晦庵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而愈明學者不於

二先生乎據將焉據乃本其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先

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評之有未備則引諸家

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闕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

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去取哉積日累月而編始就乙亥冬  
求足正於集齋彭應龍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  
載乃敢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成宗大德三年憲使臧夢解上  
書于朝詔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武宗至大中其子振板行之  
陳師凱字道勇江西南康人隱居廬山名其地曰東澗澤撰尙  
書蔡傳旁通六卷其叙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夫惟其有心也故無爲而無不爲惟其無爲而無不爲故動而  
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二帝三王  
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靜一言雖千萬世  
而一日矣然書出於千萬世之前而讀於千萬世之後則其一  
動一靜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此來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  
有傳也傳既成矣後之讀者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領蔡氏之  
所受又不能如其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備知也此  
鄱陽董深山之所以有輯錄纂註也然其輯錄特答問之多端  
纂註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苟本傳尙未曉折而乃游目廣  
覽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已後之事殆  
未可出之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贅出也嗟夫書之有傳  
如堂之階室之戶未有不由此而可造其地者然傳文之中片  
言之噴隻字之引伸其佔畢之際齟齬而齟齬者不少况所謂  
天文地理律曆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職官封建  
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固  
不能做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所當尋繹考證者必旁搜  
而備錄之期至於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於前置旁通  
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卽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

易暢吾見有融會貫通之期無嘯嚙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畧爲衍說或於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由是以了本傳次及輯錄纂註則先入者定而中不搖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得諸儒之本旨遠可會朱蔡之授受非敢爲通人道也爲初學小子費師說者云爾英宗至治元年作惜其人出處莫考王充耘字耕野亦江西人元統初以書經成進士授同知永新州事尋棄官養母晚益潛心尚書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自微辭與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名曰讀書管見凡二卷充耘歿從子光薦皮其書複壁中故遭亂而獲全外有書義主意書義於式各六卷並見抄本

黃鎮成字元鎮福建邵武人年弱冠卽厭棄榮利延祐初再室城南顏曰南田耕舍慨然以聖賢道學自力著尚書通考十卷凡名物度數與夫七政九疇六宗五禮方州之貢賦水土律呂之長短忽微皆著其說說有未盡復系以圖彙集諸家而折衷以己意乃自叙曰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故道德仁聖統乎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迺欲以不完之文上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昔紫陽之教每語學者謂如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卽器會道乃學者之當務也

余方授見輩以書問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為圖以示之至眾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闡述已見以附於下如舊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析焉歲月積累寔成卷帙乃次其顛末以便考尋名曰尚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洽君子然後退授於家俾為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爾文宗天曆三年書成執政者薦為江西路儒學提舉祿不及而卒年七十有五集賢議諡曰貞文處士又著周易通義中庸章旨性理發蒙等書自號存存子其詩名秋聲集十卷

冊曰書道政事本于一中九疇七政體用會通考鏡堦亂致治則隆學古入官舍此安從

朱公遷字克升饒州鄱陽人父樞岡翁開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幹之學於廣信饒魯往中行學焉文章卓然名世公遷克世其家益肆力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勤於著述剖晰經傳極其精緻而且善訓迪其言溫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常數百人順帝至正七年以遺逸徵至京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卹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深見嘉納嘗言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世不可為力辭不許章七上乃為金華郡學正一統志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卷其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而意愈窒

遼遼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雉雉兩章得孔子說詩之法  
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咏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復  
而意實相承意則委婉而辭亦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  
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  
之而其脉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  
輕而重似泛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  
是則讀傳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  
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  
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  
魯鈍庸劣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詞析傳文以達經  
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顯微闡幽  
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  
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悲從前  
與之周旋也優游厭厭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  
困學之方未敢以爲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斯尙  
有四書說約四篇其序畧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  
說之餘能反說約則舉其槩而無不盡矣子朱子序大學則曰  
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序中庸則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  
其傳而作也二書之約如此而論語孟子則又不然記錄之詞  
章各有旨不能約說雖詳何益哉故必一一要其歸趣而言之  
也雖然詳說有毫釐之差則約說有千里之謬詳說云乎哉可  
不悉致其精乎詳而必精精而後約則脉絡合於統體其於講  
求也幾矣今二書皆不傳其序畧見王逢集中惟四書通旨六卷行世大  
約分門別類其目九十有八讀者微厭其繁云



問曰詩本性情意存言外訓詁支離於理則害顯微闡幽  
優游嘿會厥心孔幼遺亡是慨味茲弁言尙其有賴

趙汭字子常休寧人常受業於九江黃澤究心春秋澤告以窮  
經之要在致思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下至頤公是也有孔  
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是也必先考史法然  
後聖人筆削之法可得而求汭遂研精殫思閱二十年作春秋  
集傳及屬辭各十五卷又著左氏補註十卷師說三卷迨屬辭  
成以集傳義例微有未合更加討論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輟  
筆門人倪尚誼援其義續成焉其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  
言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  
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  
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也蓋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樂  
之教結於民心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迨其極也三綱失  
序而上下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無餘  
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所底止乎故曰詩亡  
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室日卑齊伯肇興春秋所由始也定  
哀之世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所由終也方天命在周末改  
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  
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  
魯史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氏掌之非  
夫人之所得議也孔子魯司寇也一旦取太史氏所職而修之  
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與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  
史所不書則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秋志

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制作之原也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當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於三傳無所師承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通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穀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經者亦多矣史不考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也蓋嘗論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例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婦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則止書來逆七曰時祀時田初過時越禮則書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計則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九曰雖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

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  
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  
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  
名氏不書止書其事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軍  
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自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  
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  
之義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  
曰公卽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日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  
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  
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  
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類之書於策者皆  
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  
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於是存書有不書以互  
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畧同以存  
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  
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  
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  
類也或畧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  
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  
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  
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  
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  
爵大夫稱名氏四裔雖大皆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  
伯者與中國無伯而荆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

也於是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華夏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伯者之典以攘郤爲功自晉伯中衰楚益侵凌中國甚至假討賊之義以號令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一不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雖變文猶不足盡義而後聖人加之特筆所以正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畧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畧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皆千萬世人心之公也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是故知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

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自破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尙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百年之上哉訪自早歲獲閱資中黃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於是思之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書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乃輯錄爲書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尙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焉其左傳補註序曰春秋魯史記事之書也聖人就加筆削以爲撥亂之權惟孟子爲能識其意自三傳失其旨而春秋之義不明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事變畧具始終而述告之情策書之體亦一二有見焉則其事與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筆削見義公穀以書不書發義不可謂無所受者然不知其文之則史也故三傳得失雖殊而學春秋者必自左氏始然自唐啖趙以求說者莫不曰兼取三傳而於左氏取舍尤詳則宜有所發明矣而春秋之義愈晦何也凡春秋之作以諸侯無王大夫無君也故上不可論於三代盛時而下與秦漢以來舉天下制於一人者亦異其禮失樂流陵微漸靡之故皆不可以後世一切之法繩之而近代說者類皆槩以後世之事則其取諸左氏者亦疏矣况其說經大旨不出褒貶實錄二端然尙褒貶者文苛例密出入無準旣非所以論聖人其以爲實錄者僅史氏之事亦豈所以言春秋哉是以爲說雖多而家異人殊其失視三

傳滋甚蓋未有能因孟子之言而反求之者至資中黃先生之  
教乃謂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必先考史法而後聖人  
之法可求若其本原脈絡則盡在左傳蓋因孟子之言而致其  
思亦已精矣訪自始受學則取左氏傳注諸書伏讀之數年然  
後知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槩既反覆乎二傳出入乎百  
家者十餘年又知三傳而後說春秋者惟杜元凱陳君舉為有  
據依然杜氏序所著書自知不能錯綜經文以盡其變則其專  
修左氏傳以釋經乃姑以盡一家之言陳氏通二傳於左氏以  
其所書證其所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然不知聖人之法與  
史法不同則猶未免於二傳之蔽也第左氏傳經唐宋諸儒詆  
毀之餘幾無一言可信欲人潛心於此而無惑難矣開嘗究其  
得失且取陳氏章指附於杜注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

庶幾史文經義互見端緒有志者得由是以窺見聖人述作之  
原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之遺名卿才大夫良史所記其微  
辭奧旨注有未備者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猥陋有不  
逃後儒之議者亦具見其說以極夫是非之公焉若夫不得於  
經則致疑於傳務為一切之說以釋經而無所據依以持其說  
則豈杜氏陳氏比乎故三傳之外不可無辨證者惟二家他說  
固不服及也訪晚年屏跡東山著述垂老不倦學者稱為東山  
先生訪後門人藏其遺書人罕得見明嘉靖中東  
阿劉陽始得其稿於欽之汪氏名下其章藏本  
李廉字江西安福人元末登進士為隆興路錄事日則著  
公事夜則課諸生著春秋諸傳會通其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  
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畧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  
師說至唐啖趙二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

已爲小成朱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與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曾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撥謫陋盡取諸傳會萃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貫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非敢與學者道也豐城揭恭廼取而刻之梓姑識于卷端與同志尙加考訂焉時順帝至正九年也廉後尹信豐紅巾寇至擁鄉兵守城城陷與其子敬同遇害邑人立雙節祠祀焉

冊曰春秋一書撥亂反正左氏事詳公穀義勝三家之言日月同編東山精思例如列鏡由繁得簡權輿鄒孟

敖繼公

志烏程翁

字君善福州長樂人後寓家吳興築一小樓坐

臥其中冬不爐夏不扇日從事經史吳下名士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子也初仕定成尉以父任當補京官讓於弟尋擢進士對策忤時相遂不仕益精討經學嘗以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卽今儀禮也生之傳旣不存而王肅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





但如是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當不止此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祭禮而昏喪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甚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常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常有喪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知之也况其間又有不盡然者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卽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於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與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

行之蓋以禮有所闕則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

去古既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什一可勝嘆哉繼公半生游學晚讀此書沉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而與之揖讓周旋於其際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今輒刪其不合於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一得之見焉因名曰儀禮集說其於初學之士未必無小補云成宗大德中以江浙平章高彥敬一作顯卿薦擢信州教授未任而卒有倪淵者字仲深烏程人嘗受業於繼公得禮經易數之奧平居動必以禮著易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官湖州教授陳澹字雲柱江西都昌人父大猷號東齋饒堯峯弟子也著書傳會通十一卷尤精於禮仕宋爲黃州軍州判官

時東陽有陳大猷者登宋

紹興二年進士亦著尚書皓承其家學深探禮奧著禮記集說集傳一十四冊實為兩人其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九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畧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羅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繇與自見正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游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於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英宗至治二年記至今與程朱蔡胡傳義並為制科所宗顧其名迹稍晦未得崇祀聖廡云

冊曰煌煌五經如岳如星四經註疏宋儒所成戴記獨缺大義幾泯都昌家授研思覃精胎垂來哲聖學以宏

丘葵字吉甫福建同安人宋亡避居海嶼中刻志為學不求人知著易解義書直解詩口義春秋通義各數十卷而周禮補亡一書尤參訂詳確方知漢儒補考工記之謬葵自序曰周禮一書周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業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

大壞矣蘓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哉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為書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也欽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張氏新安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為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樞始著

按為定式竊思學者尊事聖賢春秋祭享非但崇飾列豆姑

盡吾報本之心而已必其方寸間真有信慕服行之素則斯道氣脉相通今也姓名茫昧年代濶遠尋常方冊中其言尙有不接一旦對越之際盼饗豈易遽通此文公滄洲精舍故止尊顏會思孟配享六君子從祀也程子本言十哲世俗之論如由之瑟予之晝寢短喪求之聚斂其臣已見讓於聖門况顏子既升配位忽進子張於十哲之末果何義耶又七十二賢之下益以諸儒二十二人此亦唐禮官一時之見若伏生之書毛萇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與鄭孔諸儒之傳疏雖其間不無詞異謂其無羽翼聖經之功不可但學者言必根理文必稱行馬融為竇憲作奏草一事誣陷忠良漢祚以傾平日聚徒著書竟亦何用杜預建短喪之議自背春秋王弼尙老莊之說自

背於易凡若此類訓詁何取如孟氏之後無傳濂洛未興以前  
寂寥千載獨一董仲舒學行最醇顧不得秩在從祀而楊雄美  
新投閣不能捨綱目莽大夫之書苟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大  
本已失更學何事至今二十二人上與孟子同列下猶不失與  
王通韓愈並稱向微文公品論之定則孟子終貶而荀楊輩偃  
然得在弟子列矣可勝歎哉至有宋諸儒祀典泝其淵源豈無  
尚有可論者龜山截道而南再傳為延平李氏學行醇正其傳  
是為文公滄洲從祀亦在六君子之次又文公之學惟勉齋黃  
氏得傳其羽翼四書三禮之功為大誠有作者表章正學首宜  
損益演弗以開元一時禮官無識之輕議遂作千萬世不刊之  
定典也後定先儒左正明公羊羔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  
毛萇杜子春董仲舒王通后蒼韓愈歐陽修周敦頤程  
頤程顥張載楊時胡瑗朱熹邵雍司馬光陸九淵蔡元胡學  
安國古胤謙張栻真德秀二十八人大約皆和未議甚多學者

當歛衽退三舍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  
之六官始得為全書葵永二先生討論後加之叅訂約知  
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  
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  
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又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  
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蘧忿生以溫為司寇  
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  
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  
廢其官未必一一皆設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  
掌茶徵茶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掌毛羽每官掌一事

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  
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  
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  
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爾故周  
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  
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  
六冬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  
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  
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闕殘  
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宜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止以來  
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  
方氏彤方氏山師川師籙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  
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為冬

官本不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  
齊皆以為次點之訂義有先儒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  
能辨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  
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刪補者參訂定為六官  
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之不亡信矣  
泰定中御史馬祖常薦之朝未及用而卒按俞氏復古編以天  
人獸醫司裘染人遊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枲改入冬官以地官  
之屬鼓人舞師改入春官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  
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井人角人羽  
人掌葛掌染草罔人錫人改入冬官以春官之屬天府世婦內  
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改入天官典瑞典同巾車司  
常冢人墓大夫改入冬官以夏官之屬弁師司弓矢橐人職方  
氏土方氏彤方氏山師川師籙師改入冬官以秋官之屬大行  
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改入春官而萊所更  
定則天官之屬六十太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宮人內宰九嬪  
世婦女御內宗外宗女祝女史內司服典婦功縫人夏采內小

系引金  
臣關人寺人內醫膳夫庖人內養外養亭人甸師酒正酒人漿  
人凌人籩人醯人醢人醢人醢人冪人冪人冪人冪人醫師食醫疾醫  
舍幕人掌次天府大夫州長黨正族師胥比長遂人遂師遂大夫  
幣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胥比長遂人遂師遂大夫  
縣正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胥比長遂人遂師遂大夫  
質人廨人胥師賈師司說司稽司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問  
師縣師稍人士訓誦訓遺人旅師委人廩人廩人舍人舍人舍人  
祿司稼春人饌人饌人饌人饌人饌人饌人饌人饌人饌人饌人  
小宗伯肆師鬱人鬱人鬱人鬱人鬱人鬱人鬱人鬱人鬱人鬱人  
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司小師舞師擊磬師擊鐘師笙師簧師  
鞅師大卜十師十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  
章氏大卜十師十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龜人  
喪視甸視詛視司巫男巫女巫氏占人蓍人占夢眠祓大祝小祝  
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夏官之屬六十大司馬小司馬小行人  
馬與司馬行司馬都司馬家司馬諸子虎賁氏旅賁氏旅賁氏旅  
兵司戈盾緝人環人擊壺氏掌罔司險掌疆司右戎右齊右道  
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馭  
人圉師圉人射人射人射人射人射人射人射人射人射人射人射人  
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節服天小  
子羊人方相氏司燧侯人秋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寇小司寇冠士  
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金司厲司圜掌四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隸  
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修

氏庭氏術枚氏伊者氏象背掌察掌貨貽朝入入都朝  
士冬官補亡五十四大司空小司空職師封人量人  
困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獸人獸人獸人獸人獸人獸人獸人獸人  
車僕司常司弓矢蒙人蒙人蒙人蒙人蒙人蒙人蒙人蒙人蒙人  
山師川師籛師蓋合俞王兩家之說而損益之成書者出是以  
為極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民  
空之職二條爾時晉江呂椿字芝壽久從葵學著春秋精義

冊曰千古治法大備周禮冬官實存深考知是同安析疑  
閱議駿起本之俞王更暢厥旨規畫詳明三代可擬

倪士毅字仲弘隱居徽州祁門山生平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  
仁義道德之說素論定於邵先師朱夫子者不以教人故夥人  
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汭汪克寬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有道  
嘗言朱子四書集註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為

詮解於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於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真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倣而成之格庵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峰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未為明備乃著四書輯釋三十六卷闕坊購其初稟刻之汪克寬序曰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歿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矇以啟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為集註章句或問以惠後學迨至理於曠日蓋窮皓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于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并其弟子訓釋之辭竊於朱子

註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篇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相辨論去取之際頗欠精神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爭奇衒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宇陳機雲峰胡炳文賸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據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畧者足以已意定宇著四書發明雲峰著四書通皆足以摩刮異者之敝而定宇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未遂也友人道川倪氏實從遊定宇之門有得於謹齋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傷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輯釋學者由是而求于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七年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道川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

密間出是書請予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為書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覆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道川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顛云明永樂間詔儒臣纂修四書大全實本其書厥後大全行而學者罕知有輯釋矣僅存尚書作義要訣四卷世有傳者 克寬字德輔中泰定三年江浙鄉試著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經禮補逸二書行世有周易傳義音考詩傳音義會通藏於家世稱環谷先生

冊曰微言大義集註始明輯釋會萃講解益精羽翼賢聖

厥功匪輕勝國編纂竊實移名苦心易隱用表希聲

續弘簡錄卷三十四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三十五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文翰一

楊奐 楊果 牟應龍 鄭淦孫 危復之 附何 陸文圭

附梁 姚燧 趙孟頫 陳孚 附馮 韓性 鄧文原

戴表元 李之紹 貫雲石 海涯 楊載 附楊 元明善

虞集 弟槃 范梈 揭傒斯 周仁榮 附孟 宇文公諒

李洞 曹鑑 黃潛 柳貫 吳萊 歐陽玄 陳旅 附

文 陳 劉詵 附龍仁夫 李孝光 孫轍 附吳 杜本 張樞

蘇天爵 貢師泰 周伯琦 張翥 朱震亨 李杲

楊奐字煥然乾州奉天人生之夕母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授之以筆其父謂文明之象因名曰奐金末舉進士不中



歸而設教鄉里

元好問墓碑云年十一丁內艱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又五年師鄉先生吳榮叔未

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與定辛巳下第同舍生勸試補臺榘與

答書曰先大人每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自不能顯親揚名敢

始泉下之憂乎一統志云元初隱居金汴京降與微服北渡

郭縣講道授徒學者稱為紫陽先生

冠氏師趙壽之延致待以師禮門人有自京師載書來者因得

聚讀東平嚴實問與名數問其行藏與終不一詣太宗詔宣德

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與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從監試

官北上以中書令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

廉訪使與自著還山集云歲已酉中書耶律公以軍國大計舉

近世轉運司例經理上路課稅易司為所黜使稱長相

豐歉察息耗以平歲入聽中書省總之開創伊始制度未遑天

下節縣猶以財賦自贍不重其權則無以剋其弊故吏汚濫得

廉糾刑賦舛錯得釐正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

用以書生理財賦已非所長况河南兵荒後遺民無幾烹鮮之

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

為朝廷愛養基本楚材甚善之既至一以簡易為政按行境

親問監務月課幾何有以增額進者遽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

我為之邪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稱便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

之行臺世祖在潛邸驛召與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碑云累上書

鄉郡築室日歸來為佚老之所年七十疾篤處置後事如平時引觴大笑而卒

碑云穀家人吾且死勿賜諡文憲與博覽強記作文務去陳言

以蹈襲古人為耻朝廷諸老皆折行輩與交關中號多士名未

有出與右者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大典近鑑三卷正統書六

十卷行世

楊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宋末徙許昌以章句授徒為業流寓

輒軻十餘載登金正大中進士叅政李蹊行大司農于許昌果

以詩送之蹊大稱賞歸言於朝用為假師令俄滿蒲城及陝皆

劇縣所到以廉幹稱金亡果閒廢久會楊奐徵河南課稅辟為  
 經歷未幾史天澤經畧河南復用為參議時兵革之餘法度草  
 創果隨宜贊畫民賴以安世祖中統元年命為北京宣撫使明  
 年拜叅知政事與左丞姚樞等日赴省議事尋出為懷孟路總  
 管以老致政卒于家年七十五諡文獻果性明敏美丰姿工文  
 章尤長於樂府善諧謔聞者絕倒有西庵集行世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吳興祖子才仕宋為國學博士

諡清忠虞集墓碑云子才以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吳興寓第而應龍生子才喜字曰翁歸父獻為大

理少卿應龍作王應麟小學紺珠序自云大父應龍幼警敏為第故宋嘉定癸丑進上父數與餘曹應龍幼警敏為

文有渾厚氣當以任子補京職盡讓諸從弟而自業舉子成咸

淳初進士時賈似道當國欲邀一見處以高第應龍拒不住及

廷對極言上下情隔國勢危急狀考官不取冀上第除光州定

州府應龍口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

爾氣也沿海制置司辟為屬以疾辭宋亡故相留夢炎位冢

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亦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深陽

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初宋亡時獻已退不仕一門父子自

討論經學於諸經皆有成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應

文長於敘事時求其文者車轍滿門人擬之眉山父子學

者稱曰隆山先生

鄭滌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進士為禮部郎官至元三十

年有以滌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遷侍講學士

即致仕歸弟陶孫字景潛亦宋進士監西嶽祠先滌孫徵至闕

對稱旨授國史院編修官纂修宋史至德祐末年事陶孫曰

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世祖嘉之轉應奉翰林文字兄

弟在當時最號博洽學士大夫翕然推重隆福宮以其兄弟皆前朝士特製衣親賜之人以為異遇滁孫所著有太易法象通贊周易記玩等書陶孫有文集若干卷

危復之字見心江西撫州人宋末為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羣書好讀易尤工於詩世祖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為本路儒學

官不就後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終隱紫霞山中學者私謚貞白先生同郡何中字太虛

一統志云宋末舉進士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日與門弟子講經義其學弘深該博江西行省全岳柱聘為宗濂

書院山長所著有易類象書傳補遺通鑑綱目測海及知非堂稿支願錄諸書何中自序彙尚有通書問世韻補疑六書綱領各一卷

文圭字子秀江陰人幼穎悟博通經史百家宋咸淳初以春秋中鄉選年甫十八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曰墻東先生延祐

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為文融串經傳縱橫變化莫測其涯際東南學者宗之朝廷數遣使馳聘以老疾不行卒

年八十五性高邁以奇氣自負於地理考覈尤詳凡天下郡縣沿革人物土產悉能默記如指掌先屬續一日語門人曰以數

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被兵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所在庶無暴骨患其後江陰亂冢盡發人服其先

知著墻東類彙二十卷同里梁益字友直博洽經史工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學徒不遠千里從之自文圭既卒浙

西稱學術醇正者惟益而已所著有三山臺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等書深得朱子之學

姚燧字端甫平州柳城人左丞樞之從子也生三歲而孤樞育

之方隱居蘓門山謂燧蒙閣教督之過急燧不能堪楊奐上之  
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何急為且許黜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  
蘓門十八始受學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  
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之人謂有作者氣世祖  
至元七年衡為祭酒奏名舊弟子燧自太原驛致館下初為秦  
王府文學未幾兼提舉陝西學校以秦王命安輯庸蜀凡三使  
蜀皆稱職再遷翰林直學士改大司農承成宗元貞初總裁世  
祖實錄書成授江東道廉訪使理學宗傳作江  
西行省參政移病寓太平仁  
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  
事起為太子賓客尋拜太子少傅辭曰昔臣伯父樞嘗除是官  
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改翰林學士承旨逾年得告南歸卒年七  
十六諡曰文初燧居蘓門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故於逐年

不能一覽得離合之槩及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年經國緯

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後復取徽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  
序於表首為文闕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西  
漢風當時有欲闡揚先德者必求燧文多以不得為媿每來謁  
文必其行業可嘉然後許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則為之喜  
而援筆疾書否則弗易得也書史會要云燧以文  
章名海內書宗顧素高麗藩陽王  
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斷不與至奉旨  
乃與之王致謝幣帛金玉五十篚燧即分散諸官屬及史符侍  
從以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或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  
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燧頗恃才輕覲趙  
孟頫元明善輩所著有牧庵文集五十卷煥耕錄云燧在中臺  
時忽御史大夫謂曰  
天子以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典利除害事未有片  
言相及惟以舉薦為務何耶燧曰某所薦百有餘人皆經世才  
實以簡條

續明簡錄 卷三十一 五

其在中外並能上禪聖治則某之報效亦勤矣何屑屑興利除  
害為按本傳不言燧為中臺御史亦不詳薦舉事又云燧為  
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宴宴賦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開雅微  
操閩音燧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日妾乃建寧人氏  
父官朔方疎薄不足以給侵貸公帑無償遂流落至此燧命之  
坐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為落籍丞相素敬燧意燧欲之即令  
汝坊除籍燧得報歸一小史曰我以此女為  
汝妻女即以為我為父史所然京師傳為盛事

則曰華文嚴實諛墓寧譏名聞外裔不為利移才行兼美

實為世師方之謝氏過末同歸

趙孟頫字子昂書史會要云號松雪道人宋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王子

偁實生孝宗賜第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幼聰敏為文操筆立

就名賢錄云成進士為潤州錄事參軍元詩選云年十四以父廕補官宋亡絕意仕進益自力學

至元二十四年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神

采煥發世祖顧之喜命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宋宗室子不宜使

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尙書省命孟頫草詔帝覽之喜曰得朕

心所欲言矣會更造至元寶鈔帝令與議刑曹欲計贓罪滿至

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

及今二十餘年輕重相去不啻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若謂

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計鈔抵法疑太重古者以米絹民

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

降有時終不大相懸也以絹計贓為適中或以孟頫年少且初

自南來輒妄議國法意頗不平孟頫曰法者人命所繫議有重

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也是年六月授

兵部郎中時至元鈔法果滯澁不行遣尙書劉宣與孟頫馳驛

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罪詔凡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加咎

責孟頫受命往比還不啻一人大忤丞相桑哥意有王虎臣者

訴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其事桑李執奏不聽

孟頫進曰前虎臣守郡時多強買人田全數與爭今往必將陷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當鐘初鳴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笞之不少貸一日孟頫後至斷事官遽引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之使出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命移築御橋西二丈許二十七年遷集賢直學士八月地震武平路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時帝駐蹕龍虎臺遣平章阿魯渾薩理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但泛引五行災異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其黨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尙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孟頫素與阿魯渾薩理善勸人奏於帝請下詔蠲除庶天變可挽帝從之詔已具桑哥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復何所從取不及時除免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尙書省豈不爲丞相累邪桑哥悅遂下詔民始獲蘓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對曰夢炎臣父執素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承相當買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力詆似道其賢於夢炎甚遠汝以夢炎爲父友不敢直斥其非可作詩以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益嘆賞孟頫退謂奉御微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今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輩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待臣中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

除殘仁者事也公其勉之既而徹里果於帝前首發桑哥罪惡

會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桑哥歐陽玄神道碑云後徹里

世名者子昂之力也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為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

濟南路總管府事及修世祖實錄名還命書金字藏經既成除

集賢直學士仁宗在東宮知其名北即位名為集賢侍講學士

河間志云皇慶元年九月河間進嘉禾異畝同穎有一穗數莖者命孟頫繪圖藏諸秘府延祐三年拜翰林

學士承旨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軾

焉又嘗稱其狀貌跌麗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文詞高古書畫絕

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問之者言國史不宜使孟頫

典其事帝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之館閣令

典司述作俾可傳後世此屬嗷嗷何也俄賜鈔五百錠謂侍臣

曰中書每稱國用不足必持不與其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孟

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

貂裘一襲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以翰林學士

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尋得請南歸至治元

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令書孝經明年六月卒追封魏國公諡文

敏所著松雪齋集詩文清邃奇逸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

絕今古有天竺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

石花竹人馬尤精入神品史官楊載稱孟頫才頗為書畫所掩

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人以為知

言輟耕錄云孟頫書法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

法度間至後方知為孟頫書其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

數此卷始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模

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遇如世人漫學

也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購錢而良卿又捐錢以購之皆可笑

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

書史會要云雍字仲穆官集賢待制工真行草篆篆法二李而

清勁有餘真行草皆得父傳孟頫常為幻住庵僧寫金剛經未

及半而卒雍是成之其聯續處人莫能辨奕字仲光隱居不住

工真行草書其合作者可與孟頫亂真圖繪寶鑑云雍畫山

水師董源遺妻管氏名道昇字仲姬吳興人善詞章作墨竹

尤善人馬筆意清絕亦能書仁宗嘗取其書合孟頫及雍書裝潢成帙識

以御寶命藏秘書監日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

書者兄孟頫字山齋書法宗二王弟孟頲字子俊官知州

工人物花鳥亦善書孫鳳字允文麟字彥徵皆雍子亦以能

書名俱見書史會要補

問曰文為藝掩經猷誰識持正拒邪有裨邦國惜以楚材

乃為晉川夢炎之論得無餘痛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至元中以布衣上大統賦江湖行

省聞於朝署上蔡書院山長考滿謁選京師世祖命尙書梁曾

使安南選南士為介朝臣薦孚博雅有氣節授翰林院編修官

為曾副至安南世子陳日燁以愛制不郊迎又不令出中門入

會致書詰責往復再三辭直氣壯皆孚筆也詳見梁曾專使還除翰

林待制帝方欲竄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尙氣頗嫉之謂

建德路治中秩滿復請典鄉郡授台州路治中成宗大德七年

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時台州饑道殍相望淵東元帥脫歡察兒

估勢立威孚憇其不法蠹民事宜撫使按實坐其罪亟命發倉

賑救民賴全活者眾而孚亦以此致疾卒于家府志云贈臨海郡公諡文惠有

人游觀光玉堂交孚天林過人性任俠不羈為詩文任意即成

不事雕斲有文集行世輟耕錄云孚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

上云我不學冠丞相地黃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

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千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令感時怒衝

杖藜



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豈惜此雙鬢青只憶  
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髮影父執見之日此子欲歸俗也呼  
來館穀之命養髮經半年餘謂曰吾將以女事汝乎辭謝既而  
命歸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乎還  
挈家至京館 攸州馮子振豪俊與乎略同乎敬畏之自謂不  
閣交章薦舉 可及嘗為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敗即告詞臣撰碑引喻失當  
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誰不  
譽之即朕亦嘗譽之矣子振於書無所不記當為文酒酣耳熱  
命侍史二三人濡筆以俟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  
美如簇錦而律之法度或乖人以此少之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  
渡因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及  
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莫不究其根柢而於先儒性  
理之說尤深為文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人士

受業其門戶外之屢嘗滿延祐初仁宗設科取士學者多以文  
格為請性曰今之貢舉悉本宋熹私議為貢舉之文不知朱氏  
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朱二氏發明無餘  
矣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並其末事豈有能  
格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慤不期文之士  
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未有不合繩尺者士有一善必為  
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出無輿馬僕  
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下至童穉厮役咸稱之  
曰韓先生憲府嘗舉為教官謝曰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  
仕非所願也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斯世郡守於政事有  
所咨訪輒從容陳利弊得失不稍遜門人李齊為南臺御史力  
舉其行誼而性已卒賜諡莊節先生著禮記說四卷詩音釋書

辨疑各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鄧文原字匪石四川綿州人後徙錢塘年十五通春秋宋末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世祖至元中辟為杭州路儒學正成宗大德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預修實錄尋授江浙儒學提舉仁宗即位名為國子司業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湖慮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四年遷翰林待制踰年出僉浙西道廉訪司事吳興民夜行為邏者所執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脇仆地明且家人得之歸比延問刺

何如人曰青衣長身者家人愬於官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誣服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刃傷右脇而福素川左手傷宜在左鞠之果得真殺人者尋

移江東道先是徽寧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立減引

法遂以十八萬錠為額竭山谷所產不能充其半有司皆

派取民間時權茶轉運司得專制凡五品以下官並聽杖決州

縣莫敢誰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兼領不報英宗至治初

名為集賢直學士會地震詔議弭災法文原復申前議請罷權

茶專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以疾致仕歸屢召不赴卒年

七十一贈江湖行省參政諡文肅文原內嚴而外恕家貧而行

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屬文原歸遺其親既死

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有文集

十卷內制集若干卷藏于家書史會要云文原嘗自題其居曰素履人遂稱素履先生為文

集云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文元字帥初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

習詞賦輒棄不肯為登咸淳中乙科一統志云為建寧教授閱宋末

續弘簡錄 卷三十五 十一

天氣萎薊而辭訛敝慨然以起衰爲已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名海內表元皆從而受業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蓄而始發間事幕畫而隅角不露東南文章大家必推首焉元詩選云性好山水每策杖遊眺意倦輒止或自稱黃野翁又號充安老人成宗大德八年除信州教授再調婺州時年六十餘矣以疾辭其後翰林集賢復以修撰博士交薦不起有剡源集行世

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幼從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會修世祖實錄以薦授國史院編修官姚燧欲試其才凡館閣應酬文積十餘事併以屬之紹援筆立成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矣聞母疾辭歸成宗大德六年除應奉翰林文字遷大常博士仁宗皇慶初由國子司業遷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爲念六年改翰林直學士復以疾還英宗至治初起爲翰林侍講學士踰年告歸卒年七十三紹性遇事少斷故號果齋以自勗有文集藏于家

貫雲石海涯功臣阿里海牙孫也父名貫只哥因以貫爲氏自號酸齋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吞之已而有娠及生神彩秀異年十二三英爽有膂力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已持槊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稍長折節讀書吐辭不蹈襲故常初襲父官爲兩淮萬戶鎮永州御軍嚴肅稍暇輒歌雅投壺意所暢適不爲形跡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曰吾平生宦情最薄願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語訖卽解所緡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府慷慨激烈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邪選爲說書秀

才宿衛禁中仁宗踐祚上疏條六事曰釋邊戍以修文德教太子以正國本設諫官以輔聖德表姓氏以旌勲胄定服色以變風俗舉賢才以恢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忽喟然嘆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今禁林清選與所讓軍資孰高人將議吾後矣遂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塘市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灤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細漁父疑其人陽曰君欲吾被當為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晚年文目遂詩益冲澹草隸書稍取古人所長變化自成一家其視死生若晝夜絕不凝滯於物翛然欲遺世而獨立歐陽玄神道碑云常入天目山見中峯禪師劇談大道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卒封京兆郡公諡文靖有詩文若干卷直解孝經一卷

冊曰上馬橫槊下馬賦詩將相之裔無負堂基既讓厥蔭

軒除復翛翛然遺世物外高資

楊載字仲弘福建浦城人少孤博涉羣書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薦於朝以布衣召入為國史院編修官預修武宗實錄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登進士第歷仕寧國路推官初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所為文極加推重由是名動京師其文章一以氣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尤以詩名家嘗語學者曰詩當取材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為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元詩選有仲弘集載詩甚富

楊剛中字志行上元人為文奇奧簡澁動法古人不屑為世俗凡近語元明善極嘆異之官翰林待制有霜月集行世其甥李桓字晉仲由鄉貢士官江洲儒學副提舉亦以文鳴江東載與剛中同輩行而桓稍後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四

世明善穎悟絕出讀諸經皆有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  
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  
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士選任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  
虔州劉貴反擒賊三百人明善議寬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  
旣又得賊所書贖吉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欲滋蔓爲利明善  
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歷轉中書左曹掾先是在江西時  
張瑄爲參政假明善馬爲從騎愛之致米三千斛酬其直後瑄  
敗籍其家得金穀簿止書致米不言酬直故明善坐是免久之  
有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卽  
位授翰林待制預修成宗實錄遷翰林直學士詔節尙書經文  
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  
道非卿莫聞也延祐初轉禮部尙書歷拜翰林學士英宗親禩

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莫比卒封

清河郡公諡文敏

較耕錄云明善參議中書日會朝廷遣蒙古

古受之明善固辭國主曰彼使臣已受矣公獨何爲明善曰彼

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主嘆服

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進在江西金陵每與  
虞集劇論以相劇切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  
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則言凡爲文辭得所欲  
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稱於  
世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寢不相下會士選  
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  
當早還復初官有餘閒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一舍許士選  
下馬入邸舍舉酒相屬曰僕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  
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貴顯然恐

不免爲人構問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士將爲復初  
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醕之起曰誠  
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  
公言乃更飲滿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最密嘗求作碑文  
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每見吾文必有譏彈乃吾所願聞若  
爲我治具招來觀之如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  
文問何如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  
屬集凡刪去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服遂驩好如初

冊曰文人相傾自古有然洛蜀之釁由此基焉伯生正士  
小忿宜捐董公爲國友道以全恩不求知千古猶賢

虞集字伯生蜀郡人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爲黃岡尉宋亡  
僑居臨川嘗起家長沙教授避亂趨嶺表干戈中無書可攜集

氏祭酒楊文仲女也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過

耳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大義  
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卽通其義故集與弟槃皆受業  
不庭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除南臺中丞延集主家塾成宗大  
德初以薦授京學教授除國子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被酒失  
儀集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謝者仁宗時在東宮傳諭勿竟其  
事集言國學禮所自出此而不治何以爲教竟移詹事院黜之  
仁宗益以爲賢及卽位改太常禮儀院博士時拜佳爲院使問  
問禮器祭義集備言先王制作及古今因革損益之由拜佳歎  
服俄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  
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  
格授強加之諸生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之禮生徒弗之信

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資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而致之日諷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聳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累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卽位集以憂還江南時拜住爲丞相言於上遣使徵之比趨朝而拜住已遇害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充禮部考試官集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帝幸上都命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俄拜翰林直學士兼祭酒侍經筵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以航不測非便乃進議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者齊菴葦之塲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地之高下定其額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

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俾得傳子孫如軍官法則東西民  
兵數萬可近衛京師外禦島嶼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  
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矣其後  
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即位改奎章閣侍書學士兼職  
如故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帝曰以  
爾之材何施不可爾今未可去爾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救  
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譁興焉不  
幸大蓄之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  
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  
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歛括其傷殘老弱漸以  
其力治之則遠夫而來歸者踵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  
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是三代之民將見出於塗塗

一 大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行此法帝不允有言

職不過三免集國子祭酒會修經世大典命為總裁中丞趙  
世安嘗謂集久居京師病日宜假一外職就醫文宗怒曰一虞  
伯生汝輩不能容邪閣歲書成既上進以日疾丐解職亦不允  
時帝方嚮川文學雅重集不聽其去而嫉之者往往摘集文辭  
指為譏訕帝皆察知其故不能申傷東山集云嘗被旨撰一佛  
寺記其處有前代遺蹟上  
問日人言汝前代相臣子孫今為是文適美前事耳對曰前代  
遠矣其臣庶子孫有能不忘祖父事者必思孝士也臣不足以  
及此上目之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為管都王使貴近傳旨  
侍臣嘆異之其人素忌集謬言制封管國公集具彙進丞相愕然集知為所  
給即請易彙終不明言其故凡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  
不為牢籠沽譽鄉史中丞馬祖常嘗出牘求薦光人龔伯璠集  
曰是子非遠到器恐不得令終乃大拂祖常意後果事啟身僂



如集言先是安權貼睦爾者明宗長子也文宗忌之放之靜江  
 詔書有曰明宗在北時自以為非其子蓋集筆也及文寧二帝  
 相繼崩名諸老臣赴上都議所立集與焉祖常使人諷集曰御  
 更有言矣乃謝病歸臨川順帝元統二年名還侍臣有以舊詔  
 言者帝曰此吾家事豈由彼書生邪時集疾作竟不至屢被旨  
 即其家撰文褒錫勲舊卒封仁壽郡公諡文靖生平折節下士  
 接後進雖少賤如敝已東山集云太史院教授楊茂弘知置律  
 為律曆不可偏廢將為書上之自恨文繁不足達當權門赫奕  
 意求集潤色集既為整飭其文又以告諸有位者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出入  
 於瀆死亦不自為德家素貧歸老後兼作方外交登門之士相  
 望於道其束脩羔鴈之入還供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輟耕錄  
 道土張雨居茅山素善詩自號句曲外史集一見絕不與談詩  
 能作幾家符籙象兩口不能集口某試書之以質是吾連書

夫詩於壁左曰陶庵右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有道園學古

錄五十卷輟耕錄云集與楊載同在京載每言伯生不能詩集  
 繼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載載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或曰先  
 生嘗謂其不能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  
 餘莫能及故國朝詩稱虞楊范揭焉嘗有問集者曰載詩如何  
 集曰如百戰健兒棹詩如何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未免自負公  
 論亦以為然弟槃字仲常以進士除湘鄉州判官性癖古有巫至稱

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果火忽又曰將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爭  
 驚徙槃察知曰此輩將惑民為亂安有神乎捕治之得黨數十  
 人論如法槃少時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  
 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至詩書春秋皆有論述而春秋乃其  
 家學故尤善每詣集問會道在座輒去雖集亦嚴憚之

冊曰文本正大怪奇則否辭達意明自可不朽學校之議  
切中弊藪言語政事當時誰偶二難一家教由賢母

范梈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教之學梈天資朗異雖  
癯若不勝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居則固窮以養親出則假陰  
陽之技以給旅食賦詩文用力刻苦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北  
遊賣卜燕市中承董士選延之家塾薦為翰林編修官改閩海  
道知事閩俗淫巧文繡局多取良家女充繡工梈作詩歌述其  
弊廉訪使取以上聞皆得罷遣其辭曰閩州上俗戶不分生子  
數歲學繡女罔細坐肆雜男女  
誰問小年曾識君古來夜行斯秉燭今者衢路走紛紛那更誅  
求使者急鞭箠一似鷄羊羣古來閩佩箠管今者女工徵六  
軍雖復太平少征戰設有備豫將何云去年居作五千匠耗費  
府藏如烟雲官帑括克嘗十八泥以鳩歛奪耕耘來今棄置半  
不用民勞竟是誰權折歲歲條章嘗煩費幸且不省無方毀唐  
虞在上儉且勤後王猶復錦繡焚豈有夔龍讓姚宋不言忍使  
憂心熏製風自是使者未幾移疾歸徙家新喻百丈山文宗天  
職作歌離遠天應聞

二年遭母喪相繼卒臨川吳澄志其墓謂特立獨行可方東

諸君子縣志云有燕然東方海南豫章侯官江夏百  
丈等稿總十二卷為時所重入稱文白先生

侯斯字曼碩江西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士侯斯幼貧惟父  
是師讀書尤刻勵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成宗大德間稍出  
游湘漢程鉅夫為湖南憲長器重之妻以從妹仁宗延祐初薦  
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所撰功臣傳嘆曰  
是方可名史筆他人直勝吏牘爾轉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  
遷國子助教復留為應奉前後三入翰林臺閣典章靡不諳練  
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授經郎教勳戚大臣子弟文宗時幸閣  
中多所咨訪申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一日  
出侯斯所上太平政要策圭齋集云凡  
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  
揭曼碩所進也東山集云時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嘗侍從討  
論法書各盡侯斯亦在列眷稍疎因借著一書

日奎章政 預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秋官憲典閣之曰此  
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順帝元統初累遷  
集賢學士奉命祀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歸除奎章閣供奉學  
士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同知經筵事時新格超升不得越二等  
侯斯連進四等轉九階皆帝親擢也經筵無專官多大臣兼領  
而微辭與義必屬侯斯撰定帝嘉其才數出金織文幣以賜至  
正三年年七十致仕去行至鄒南名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既  
成復求去帝命丞相脫脫慰留之對曰使侯斯有一得之獻諸  
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無恨不則何益之有丞相問  
方今政治何先口備材爲先養之位望未隆之時用之周歷庶  
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詔修宋遼金三史充總裁官丞  
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  
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尤不可與則用人  
之道當以心術爲本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  
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  
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物  
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求歸至當而後止踰年遼史成有旨獎  
諭仍督早成宋金二史侯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  
七日卒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侯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  
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舊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  
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歐陽玄墓誌云在京師三紀出入  
辨色輒先至諸貴游見其徒步謀爲之贊馬立朝雖居散地而  
侯斯聞之自置一騎尋復書之以示非所欲每早作宮門  
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爲文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  
婉麗密元詩選載秋宜  
集多樂府古辭善楷法兼工行草朝廷大典開必以命

焉遺補子汝字伯防由翰林編修仕至燕南廉訪副使風尚通雅正書得用筆意孫雲字之德正書學智永見書史

冊曰求筆制才古維三長本於心術握要尤良至今三史垂論煌煌辭嚴義博班馬可方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太學生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金華王栢受性理之旨嘗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諸書仁榮承家學治易禮春秋而工為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美化在處州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士俗為之一變後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先生不以吏遇之泰定初由國子博士遷集賢待制奉使代祀嶽瀆至會稽以疾卒其所教弟子多名人而泰不華為進士第一輟耕錄云仁榮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

之未幾果死箱則莫有主者楊之弟謂仁榮來於陽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親切府志云以薦署台州學錄有

兵兆順帝至正中紅巾盜起豫陳備禦策救鄉郡有功授宜興州判官未受命卒賜諡康靖先生著性理本旨四書辨疑漢唐會要七政疑解及筆海雜錄五十卷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後徙吳興幼有操行通經史百氏言弱寇館富民家夜半聞叩門聲問之婦人也公諒厲聲叱

去明日即以他事辭歸終不言其故文宗至順四年登進士第

授同知婺源州事輟耕錄云公諒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

人書試官闕卷以文不中式將黜之時座主龍麟州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力主此卷卒罷榜中及會試果登高第

後補餘姚州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民頌之為別駕  
兩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遺患請一槩  
免科行省從之遷國子助教日與諸生辨析經義六館之士資  
其陶甄者往往出為名臣調國史院編修官出僉嶺南廉訪司  
事以疾請老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  
編首日書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者即不敢為也所著有  
折桂集觀光集璧水集以齋詩彙玉堂漫彙越中行彙凡若干  
卷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李洞字漑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強記作為文辭  
如宿習者姚燧見其文嘆異薦授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就養  
江南久之辟中書掾累除太常博士拜住為相聞其名擢監修  
國史長史泰定初改翰林待制以親喪未葬辭歸天曆初復以

待制召時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名士洞數見奏對稱旨特  
授奎章閣承制學士既為帝知遇乃著輔治篇以進文宗嘉之  
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修經世大典洞方臥疾即強起曰此  
大制作也吾何可不預力疾同修書成既進奏旋謁告歸再除  
翰林直學士竟以疾不起洞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面如冰玉  
唇若渥丹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為文奮筆揮灑縱橫疊出若  
紛錯而有條理每以李白自擬僑居濟南有湖山花竹之勝作  
亭曰天心水面文宗敕虞集為之記尤善書自篆隸草真皆精  
詣為世所珍愛有文集四十卷

書史會要云書  
有晉宋家法

曹鑑字克明大都宛平人弱冠南遊具通五經大義成宗大德  
中用學士郝彬薦為淮海書院山長南臺中丞廉恒辟為掾史  
除典文署伴送安南使者歸國途中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

莫服以為中國有人英宗至治初授江浙行省員外郎順帝元  
 統二年除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集議明宗皇后祔廟事援禮據  
 經甚悉官至禮部尚書卒封譙郡侯諡文穆鑑歷仕三十餘年  
 儲屋以居蓄書數千卷皆手自較定為詩賦尚騷雅作文法西  
 京每篇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嘗自浙調湖廣員外  
 有故掾顧淵伯輟耕錄作主簿顧淵白以辰砂一包餽鑑漫置笥中半載  
 後視之有黃金三兩雜其內鑑驚嘆曰彼以我為何如人也時  
 淵伯已沒即呼其子歸之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懷有娠歷二十四  
 月始生潛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  
函史云性篤孝母沒營 延祐開科登進士授台州寧海丞縣地  
家域有乳虎五年之異 瀕鹽塲亭戶恃不統於有司好凌轢鄉非編戶隸漕司及財賦

府者尤驕橫潛一繩之法吏休以利害弗顧也文宗至順初入  
 為應奉翰林文字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  
 尊輕納人拜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西向學官或  
 議分置左右同列不敢爭潛獨面折之事乃止尋提舉江浙儒  
 學每月俸不給恒驚產以佐其費年六十七亟請納祿歸俄除  
 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言多切直帝嘉  
 其忠轉侍講學士累章乞休不俟報竟去帝遣使追還復留為  
 前官未幾堅謝病歸優游田里者數年卒年八十一追封江夏  
 郡公諡文獻潛素行挺立歷仕五朝巖然以斯文為己任足不  
 登鉅公勢人門一時服其介節為文頃刻數百言剖析經史疑  
 義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臨川  
 危素稱其布置謹嚴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

萬頃蛟龍白怪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弗可犯者日損齋

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邑人立祠祀之書史會要云書宗薛晉公

自成一家一統志云師常山故論注宋澤故其學有本

柳貫字道傳婺州浦陽人嘗受經於仁山金履祥垂老好學不

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術數方技靡不通究作文沉鬱春容

涵肆演迤多為人傳誦名賢錄云能鑒定古器書畫而別其真成宗大德中川察

舉為江山教諭既而名為翰林待制到官七閱月而卒元詩選云貫至

京為吳澄所器程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

自號烏蜀山人門人私論曰文肅有詩文四十卷名柳待制集

貫嘗與黃潛及虞集揭傒斯齊名號儒林四傑著字系二卷近

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書史會要云工篆籀大字得體

吳萊字立夫世居婺州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幼羸弱雙瞳碧

色爛爛如巖下電七歲能賦詩宋濂墓碑云初生盛氏懷娠父

在因名曰來年四歲母授以書輒成誦同郡方鳳

見奇之曰此那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名嘗往族父

幼敏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幼敏指谷永杜鄴傳叩之萊琅然

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延祐

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褒山中益窮諸書與旨函

云出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作觀日賦以見志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

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

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剛要三十卷生平喜論

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

是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

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元詩選云偶過故人家

戲為長歌頃刻而盡觀者驚以為神人或以為柳貫素慎許與每

古文試之察其辭氣即知為某代人所作稱萊為絕世才黃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駢絕雄深類秦漢間

人作吾操觚一世安敢及之御史行部舉茂才署饒州長蕪書院山長未上而卒年僅四十四碑云門人朱謙胡翰等私諡曰淵穎先生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後遷潭州之瀏陽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

即知屬文生十歲有黃冠者見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當以文章冠世部使者行縣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

晚歸增至百首見者異之稍長益從宋遺老習為詞章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元明善行狀云父龍教授道州玄侍行道為周

敦願鄉里儒風尤盛玄日從游學力銳進虞集為國子助教其父及教授潭州見玄文章節手封一帙寄集曰他日當與汝齊名故玄未至京成仁宗延祐首科進士授平江州同知調蕪湖

尹數決疑獄教化大行飛蝗不入其境尋調武岡尹縣當蠻獠雜居市至赤水太清兩洞聚眾相攻玄單騎馳諭眾棄兵仗羅

拜曰我曹非不畏法蓋常訴事於縣縣官不為直致發憤爭殺耳因喻以禍福歸理其訟獠人遂安入為國子博士累遷翰林

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天曆初軍興旁午玄日直內廷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以至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出其手

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文宗親署為藝文少監纂修經世大典玄言孔思晦襲封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

而用四品銅章不稱帝是其言改鑄從三品印給之順帝元統初歷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纂四朝實錄俄兼國

子祭酒至元五年以翰林學士告歸詔修宋遼金三史起為總裁官危素墓碑云廟堂問修史之要玄曰是猶作室在於聚材擇匠則必遴選史官發凡舉例俾論撰

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露才負氣持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稟援筆竄定往往媿服至論贊表奏皆親自屬筆趨拜



翰林學士承旨以足疾屢求退不允除福建廉訪使中途乞休  
 作南山隱居有終焉之志復拜承旨力辭不獲奉勅定國律尋  
 乞休陳情懇切特授湖廣右丞致仕將行復降旨不允汝穎盜  
 起蔓延南北玄獻招捕策千餘言當事不能用久之得致仕以  
 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召玄草詔久病不  
 能行命扁輿至延春閣實異數云卒年八十五追封楚國公諡  
 曰文之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官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  
 旨兩知貢舉預修實錄大典三史金繪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  
 內名山太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慕隨之石藉其片言爭為堯  
 重有圭齋集稱世綱鑑云著有唐書纂要宋濂圭齋集序云  
 于兵此則在無所錄自幸自擢第以來多至百餘冊藏瀾陽地第盡毀  
 耶至丁酉七年開所作

奉如至寶實以敷華文為載道

陳旅字眾仲興化莆田人姿稟穎異稍長至溫陵從鄉先生傅  
 古直游聲名日著以薦為閩海儒學官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  
 南一見奇之謂曰子館閣器也胡留滯此因勉游京師虞集見  
 其文慨然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  
 夕相講習自謂得友道開學古錄云自眾仲來凡問平章趙世  
 延力薦之遷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去請再任焉  
 順帝元統初出為江湖儒學副提舉至元中除應奉翰林文字  
 遷國子監丞旅於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  
 其文典雅峻潔必求合古作者有安雅堂集十四卷書史會要  
亦行楷旅感集為知已當在江湖時歲且大比親奉書幣請  
 集上文闡衝冒炎暑千里至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惓惓以斯

文相勉既而聞旅卒深痛悼之同時有程文陳繹會皆名士

文字以文徽州人年六十始授國史院編修官山南臺御史遷

禮部員外郎作文明潔而精深集亦多稱之統志云自號紫南生有文集三十

卷八 繹會字伯敷處州人口吃而精敏諸經注疏多成誦文辭

汪洋浩博其氣淳如官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

云書史會要云繹會學識優博真草篆隸俱通習各得其法

劉誥字桂翁吉安廬陵人歐陽玄墓碑云其先自清江幼失父

知自樹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有法聲譽日

隆江南行臺屢以遺逸薦不就為文根柢六經躡躑諸子百家

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詩文者踵其門所

著有桂隱集順帝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賜諡文敏碑云誥之

世俗所搖敢不為風聲氣料所淪染卓然與鄉魯士埒而為德不為

無作容事諸父兄弟盡恭敬及愛先世恒產悉推讓于姪同

邵龍仁夫字觀復劉岳申字高仲皆與誥齊名而仁夫之文尤

奇逸流麗所著周易集傳多發前需所未發用薦者以岳申為

遼陽儒學副提舉仁夫為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李孝光字季昶一作溫州樂清人少博雅篤好古文辭隱居鴈

蕩山四方士遠來受學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

名赴京師見帝宣文閣進孝經圖說順帝大悅賜上尊明年授

秘書監丞卒于官孝光以文章負重名其屬文必法古非先秦

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鴈山十記一卷傳世

孫轍字履常江西臨川人幼孤母蔡氏教之學即警策自勵比

長行詣純篤事母孝於家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

部使者長吏以下至必先造謁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

官府事憲司屢辟不就齊履謙奉詔舉遺逸于江西特以轍應

歲致廩餼皆不受人稱淡軒先生善為文吳澄嘗序其集以為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元統二年卒 同郡吳定翁字仲谷清  
修文雅特與轍齊名而尤善詩揭傒斯嘗稱其幽茂疎澹可比  
盧摯御史臺辟薦相望終不出年九十餘卒惟名子孫輯其遺  
文不及他事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為名言  
書史會要云盧摯字處道涿郡人元初稱能詩者以摯為首官翰林學士有疎齋集亦善書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江西之清江通諸經尤精皇極  
之學行省丞相忽刺木得其所上救荒策奇之及入為御史大  
夫力薦於武宗被召至京師不果用歸隱武夷山中 武夷志云懷友題為文宗即位以金織文幣徵之不起 志云釋周書無逸終隱計 順帝至正三年丞相脫脫奏授翰林待制使者致君相意趣之  
行強應命至杭州稱疾固辭上書丞相曰公能以萬事合為一

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

與言制禮作樂躋五帝三王之盛矣竟不行仍歸武夷築室平  
川上居之平昔所作詩文多不存彙或問之笑曰觀藝文志所  
載古人文集何翅千百今其傳者百無一二故知不必存也所

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其詩名清江碧嶂集學者

稱為清碧先生 輟耕錄云本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象分隸真草以至外番書及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音浙省平章嚶嚶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可侯字為首本日正如嬰兒初墮地將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悅服之 書史會要云王楷書尤精隸篆

張樵字子長婺州金華人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樵盡  
取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  
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典廢以至帝號官名歲月  
先後歷歷如指掌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世道尤長於紀事

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以正陳壽之失是非予奪咸有論斷繫各篇之後名曰訓志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真宣文閣順帝至正初徵修三史以翰林修撰官辟召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一卷歌詩雜著名敝帚編名賢錄云樞以多史氏所不載乃詢諸故老作宋李逸事自將相諸臣以至士卒婦女之死者莫不備錄

豈盜虛聲

趙天爵字伯修真定人父志道歷官嶺北行省郎中展集稟請有賑饑典

學諸善政天爵由國學生中公試名第一宋本滋溪書堂記云授以賜石賦中公試

授蘄州判官泰定元年擢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

實錄改南臺御史慮因湖北湖北地僻遠天爵冒盜毒偏歷其

境囚有言冤狀者輒為之太息每事詳究雖暑夜猶篝燈治文

書不倦順帝元統初拜監察御史在官數閱月疏凡四十五上

大畧謂法令朝廷所定廷尉天下之平或笞或杖受宣者必申

稟中臺或降或黜無例者必定擬刑部是慎重守法不敢輕於

用刑今動輒曰省院臺勿用則當用者宜政資政之選乎是降

為雜職矣又曰有選衙門勿用無選者孰敢用乎是不復得叙

矣且職官犯贓猶有一貫至三百貫之分至論其罪則有殿降

叙不叙之別豈有一遭論奏或犯在革前或事涉疑似輒坐雜

職任用之科終身不叙之列豈法之平允哉且犯罪至於流遠

家屬尚留京師被劾未至當刑起遣即歸鄉里蓋緣無事可尋

強生掇拾潔白素著特為染污致使高尚之人聞而退藏有志

之士亦為歛避當路與乏全才之嘆後世有國無人之譏其於世道甚有關繫前後所劾者五人所薦舉百有九人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至元六年遷吏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天爵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鬚髮盡白至正四年由西臺侍御史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祭酒自以起家諸生進為師長端已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奉使宣撫京畿究民疾苦名臣奏議云陽山東河北諸郡饑民夏稅其典除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者九百四十九人以忤時相意坐不稱職罷七年復起江浙參政改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起為兩浙都轉運使十二年紅巾賊自淮右蔓延江東詔仍江浙參政總兵僥信間恢復一路六縣以憂卒二十軍嘗著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元文類七十卷為文長於紀載

易溫厚詩尤得古法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不文獻之寄討論講辨雖老弗倦學者稱為滋溪先生有松廳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水及脫稟云先是天爵在史局時請修功臣列傳疏曰史有二體編年始於左氏紀傳始於史遷考一時之得失則編年為優論一人之始終則紀傳為備二者皆不可闕近代作為實錄大抵類乎編年又於諸臣薨卒之下復為傳以繫之所以備二者之體也我國家至元開初撰祖宗實錄於時諸臣多在及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錄命中外大小臣僚各具事迹錄送史館蓋欲紀述一代之事寓修諸臣列傳然以進史期迫諸臣事實不完遷延至今竟不果作向修經世大典臣事之見於簡冊者十居二三矧今翰林職專筆削若復曠日引年不復紀載將見勲舊盛烈泯沒無

聞爲史官者無所逃其責矣此列傳之必當修也昔司馬遷爲太史令網羅天下放佚舊聞遺文古事靡不畢集於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宣布於世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爲大史固欲其核實事尤貴於網羅今史館修書不過行之有司俾之采錄或功臣子孫衰替無人或有司憚煩奉行不力事之卒不能具者此也今史官先當取其國初以來至於某年中間功臣當立傳者若而人各具姓名或卽其子孫宗族或卽其親舊故史或卽其居官之所指名取索其人自當具報不許有司因而煩擾又諸公所有遺文或已刊行開具模印其未刊版者令有司卽其家抄錄申達史館嚴立程限違者罪及提調官吏庶幾事無所遺汗青有日矣至官品固有高下人材則無貴

賤作史者本欲紀載賢能用爲法勸初豈別其貴賤輒爲等差故趙周旣貴姓名止見於當時黃憲雖微善行永傳於後世近自金源以來始以官至三品者行事登於史是使忠烈隱逸之士凡在下位者皆不得書又何以勸善乎其法之謬以至如此今一品以上止有官階別無事迹自可削去三品以下或守令之賢績可紀或隱逸之著述堪傳或人子事親若王祥之孝感或義士赴難若南霽雲之殺身並宜登載於編以爲將來之鑑且史之爲書善惡並載蓋善者所以爲勸惡者所以爲戒也後世史臣亦云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今修史條例止見采取嘉言善行則姦臣賊子之事將不復登於書彼姦臣者固不卹其書與否也今日從而泯滅之是使姦計得暴行於一時無所垂示後世彼又何懼而不爲惡乎卽如阿合馬桑哥鐵失

劄刺沙之流皆當明著其欺罔之罪弑逆之謀庶幾人心知所  
警畏然諸家所具事迹多出孝子慈孫之言門人故吏之手恐  
有不實又當參以刑曹之過簿吏部之行止則善惡備書而無  
虛美隱惡之譏矣惜其說不果行見名臣奏議

刪曰糾邪舉正讜言謬謬發必中竅煩不憚索明體達用  
不愧所學

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父奎以文章名家延祐至治間累  
官集賢直學士卒諡文靖一統志云所著詩文有雲林彙集游集師泰早入胄監  
為諸生泰定四年釋褐出身授太和州判官以薦擢應奉翰林  
文字除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忽一船飄近岸有史甲者取  
鹵海濱見船無主因取其篙櫂船中有二屍旁觀者指為史所  
殺史備富民高家史既誣服高亦就逮師泰密詢之則里人回

自海口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其冤始白游徼徐裕以巡捕  
為名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資錢撲殺之投屍水中走告白項  
獲私鹽犯畏罪赴水死師泰驗其屍有傷追詢具得裕殺人狀  
以故治行為諸郡第一考滿復入翰林為應奉預修后妃功臣  
列傳累遷監察御史順帝至正十四年除吏部侍郎時江淮兵  
起奉命和糶浙中得糧百萬石以給軍朝廷以燕京至上都驛  
戶凋敝命巡視整飭至則驗貧富均徭役民賴以蘇出為平江  
路總管甫視事張士誠自高郵抵城下攻圍急守將遁去師泰  
亦懷甲亡匿海濱名賢錄云隱居吳淞江易江浙行省丞相達  
識帖睦爾命權本省叅政十九年除戶部尚書俾分部闔中以  
鹽易糧十萬石由海道轉漕京師朝廷賴焉未幾召為祕書

行至杭之海寧州卒錄云自闔浮海還高州東湖塘村名其里曰小桃源卒葬村南師泰既

以文字知名尤喜接引後進不問識與不識輒加推轂一時士

譽翕然歸之所著詩文名玩齋集書史會要云江西鄱陽人父應極仁宗為皇

太子召見獻皇元頌為言於武宗授翰林待制伯琦自幼從宦

游京師入國學以蔭授南海主簿三轉入翰林修撰順帝至正

元年改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且日

被顧問帝以其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榜額及摹王羲之

書蘭亭序并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圭齋集云帝得智永千

文閣所藏墨本從官之有文學者則識以閣寶賜之熙南集

云宣文閣勅石閣本草書凡三百七十字真書凡三百五十五

字御史臺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八年仍

名選翰林預修后妃功臣列傳自世祖以後省臺之職南人斥

不用至是始復舊制南士皆得居省臺遂與貢師泰同權監察

御史以兩人皆南士之望也先是紅巾盜起丞相脫脫奏以其

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統大軍南討失律喪師西臺御史劉

希曾等十二人共劾其罪伯琦丞相意奏希曾等越分干譽

皆坐左遷補郡判由是不為公論所與明年遷崇文太監兼檢

校書籍事奉命至姑蘓祀海口漕神廟親為記書之未幾出為

江夏廉訪使長鎗軍鎮南班陷寧國伯琦倉皇出見尋遁走杭

州十七年江浙行省達識帖睦爾假伯琦叅知政事往招張士

誠士誠留之平江十餘年乃得歸鄱陽尋卒伯琦博學工文章

尤以篆隸真草擅名嘗著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梓于平江

路儒學天都載云初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臣咸謂必命夔夔書

勝時周伯琦雖在館閣精篆書未為上知夔夔日命書

宜文閣勝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夔夔書閣勝辭曰

臣所能者真書不古古莫如篆周伯琦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

如其言名之子宗仁字克復官山東行省郎中篆書宗其家學

書由是進用

子宗仁字克復

文獻通考



然不逮心

勇勝野聞云士誠面縛見太祖伯琦遙伏于後上曰元君寄汝以心膂乃資賊亂耶賜醉而殺之

而曰焉期致用裨國拯民游藝逢時豈士之真二人譽望

大畧相均折之以道貢爲隣岫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父爲安仁尉後調杭州鈔庫使因家焉少負才豪放不羈好蹴鞠喜音樂不以家業屑意父深以爲憂一旦翻然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輟時李存家安仁雅好古文辭翥從之受業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州又從仇遠學遠於詩最高翥得其聲律之奧遂以詩文鳴於時後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授國子助教分教上都尋退居淮東會修朱遜金三史起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累遷翰林侍講學士兼祭酒翥勤於誘掖絕去崖岸有質以經義者必歷舉衆說爲之折衷每論辨輒雜以談笑無

不厭其所得後已嘗詣中書議時政衆論益起翥獨默丞相柳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何不出一語對曰諸人之議皆是但事勢有緩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自決耳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當李羅帖木兒之擁兵入都也強翥草詔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致討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李羅旣誅詔以翥爲河南平章仍翰林承旨致仕給全俸終身卒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嘗語人曰吾於文已化矣蓋吾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耳他日學士沙刺班示以文請易置數字苦思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豈猶未化邪何思之苦也因相視大笑翥平日善諧謔談吐至傾一座所爲詩文甚多及死國遂亡以故遺稿多不傳傳者有脫庵樂府僅三卷

冊曰文運隆汚其氣則一與時遷流人莫之識持風起衰

彬彬文質

朱震亨字彥修金華義烏人天資爽朗讀書卽了大義聞同郡許謙之學樞衣至門師事之謙爲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解抑其豪邁歸於醇粹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士所至人多化之一日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不知醫或委之庸人寧無有失於是研究醫理博求名師得羅知靜之傳治症多奇效嘗著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辨疑外科精要本草衍義補丹溪心法諸書行世學者稱丹溪先生

李杲字明之號東垣真定鎮州人少通春秋書易博聞強記時易州張元素著珍珠囊一書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得其秘顧資性高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人不敢

謁也嘗援例作濟源監稅官祖珍珠囊意增以用藥比例諸經

嚮導綱要活法著川藥法象一卷謂世人或於內傷外感混同

施治乃辨其脉證元氣陰火飲食勞倦有餘不足著辨惑論脾

胃論各三卷推明素問難經本草脉訣及雜病方論著醫學發

明九卷蘭靈秘藏五卷辨析經絡脉法分比傷寒六經之則著

此事難知二卷及游泗集外科精義號東垣十書至今人稱朱

李爲一代儒醫云本草綱目云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爲金時

翻爲韻語以便記誦謂東垣所著者誤又著病機氣宜保命

集四卷一名活法機要後人爲河間劉元素所作者蓋謬

冊曰醫以衛生人子須知元非小道可通平治况稽厥初

開自軒岐載列文翰夫豈非宜

池北偶談載傳汝礪字若金詩集八卷歌行類子美七律亦有  
格調不似南宋俚俗體有詩法源流一帙其妻孫淑字蕙蘭亦  
工詩若金有湘臯烟草綠紛紛淚灑東風憶細君其悼亡作也  
蕭洵廬陵人官工部郎著故宮遺錄一卷元代大內規制證然

畢具與楊奐汴宋故宮陳隨應南渡行宮二記皆足備  
日知錄云移刺迺天曆初為常州路總管刻其所點四書章句  
或問集註其凡例曰凡序註或問中題頭及空處並行其舊以  
見當時忠敬之意翻錄近歲新刊大學衍義亦然又陸深  
金臺紀聞云元時州縣皆有學田以供師生京師餘租悉用刻  
書故簪校字畫頗有精者皆書院山長主之故也

